

# 瑞典遠東文物博物館和東亞圖書館

##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and East Asian Library

李 明 (Li Ming) \*

### 一、遠東文物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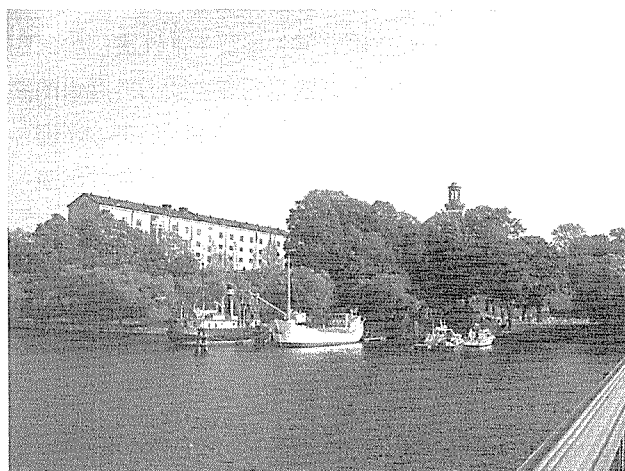
瑞典遠東文物博物館 (Östasiatiska Museet/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建立於 1929 年。博物館內藏有瑞典國家級藝術及考古珍品，這些藏品分別來自中國、日本、韓國以及印度等國。其中，極為重要的是豐富大量的中國藝術、考古收藏品。這些收藏品充分顯示出瑞典學者以及收藏家們對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和歷史的濃厚興趣。多年來，經過幾代瑞典漢學家們的努力經營，在政府和民眾的大力支持下，該博物館已經發展成爲北歐最重要的中國文物收藏博物館，在歐洲也享有盛名。

著名考古學家和地質學家約翰·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是博物館的創始人。安特生從中國帶回到瑞典的大量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器皿，構成了瑞典遠東文物博物館的基本收藏品，博物館正是在這些文物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從那以後，該博物館的中國古代文物藏品數量不斷增長，品種也逐漸增多，包括從新石器時代到唐代的中國早期的青銅器、陶器、瓷器、玉器、骨器以及石器等等。安特生從該館 1929 年建立起直到 1939 年退休，一直擔任這個博物館的館長。同時他也是 1929 年開始出版的《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簡稱 *BMFEA* ) 的首任主編。

1939 年起漢學家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 接替安特生的博物館長職位，直至 1959 年。高本漢對館內所藏的古代青銅器、中國古鏡、青銅兵器、

青銅衣帶鉤等均分別作過非常深入細緻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學術論文，闡述這些藏品的價值，從而大大提高了博物館的知名度，也使館內藏品享譽歐洲。

就在遠東文物博物館內中國古代文物的收藏品不斷增加的同時，瑞典國家藝術博物館中的遠東藝術部在中國藝術史研究專家喜仁龍 (Osvald Sirén, 1879-1966) 的經營下，也積累了很多世界級的中國古代繪畫和雕塑作品，另外還收藏有不少中國清朝的瓷器和石器。因此，1959 年瑞典政府作出一個決定，將國家所保存的東亞藝術及考古方面的藏品與國家藝術博物館中的遠東藝術藏品一起合併到遠東文物博物館中，形成一個新的博物館，仍保留最早的「遠東文物博物館」的名字。新館址設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一個三面環海、幽靜美麗的小島「船島」( Skeppsholmen ) 上。博物館是一排三層樓的黃



瑞典遠東博物館和東亞圖書館遠眺

\* 作者現爲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色建築，這座建築本身也具有歷史意味，建於1700年，過去曾是國王衛隊的住址和馬廄。

1963年，重組後的遠東文物博物館以嶄新的面貌正式對外開放。在最近的幾十年裏，博物館又陸續接受了瑞典各界人士捐贈的大量個人中國古代文物藏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接受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Gustav VI Adolf）從20年代起就開始收藏的一大批極有價值的遺贈，包括青銅器、陶器、漆器玉器和文房四寶等，所有這些都使遠東文物博物館的收藏更加完善豐富。

歷任遠東文物博物館館長職位的都是瑞典最著名的漢學家，這就使遠東文物博物館同時也成為瑞典漢學研究者們從事漢學研究的重要機構之一。高本漢退休以後，博物館長由他的學生玻·吉倫斯威德（Bo Gyllensvärd）接替，吉倫斯威德對中國古代工藝美術品很有研究。1981年起擔任館長的韋俊（Jan C. Wirgin）先生則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古代瓷器研究專家，同時他在中國古代藝術品的鑑定方面也有著很深的造詣。從2000至2005年，博物館長由人類學及考古學家馬思中（Magnus Fiskesjö）先生擔任，他為博物館以及《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的現代化作出了很大貢獻。

遠東文物博物館每年都要接待成千上萬的瑞典人和來自世界各國的參觀者，博物館自建館以來已經成功地舉辦過上百次有關中國的展覽，其中包括中國陶瓷、玉器、中國茶葉、中國書法、中國繪畫、中國絲綢等專題展。從2004年下半年起博物館還開設了一個永久性的展覽，名為「中國前的中國」（China before China），陳列大批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珍品。遠東文物博物館不僅是瑞典人認識中國、瞭解中國的一個重要視窗，也已經成為向世界人民傳播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渠道之一。

## 二、《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

《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以下簡稱《館刊》）在博物館建立的當年，即1929年就已經開始出版。博物館長安特生親自擔任這份學術刊物的首任主編。以後的幾



瑞典遠東文物博物館外觀

任主編也均由博物館長兼職，分別為高本漢、玻·吉倫斯威德和韋俊。這充分顯示出這份刊物的重要性及其學術價值，每年出版一卷，至今從未間斷過。《館刊》是一本研究論文專集，內容厚重而豐富，所刊登的文章內容主要涉及有關古代東亞各國某一方面的研究，包括考古、藝術、建築、歷史、哲學、文學和語言學等等。其中，有關古代中國的研究論文佔了很大的比重。近年來，該雜誌也刊登一些有關現當代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評論、研究和思考的論文，所發表的文章以英文為主。多年來，許多國際知名的學者和漢學家們都為《館刊》撰寫過論文，很多有關漢學研究方面的開拓性研究成果和發現都是首次在《館刊》上刊登和發表的。

瑞典一些重要的中國學學者和漢學家，如安特生、喜仁龍、高本漢、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玻·吉倫斯威德、韋俊、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等都曾在《館刊》上發表過他們的主要代表作品。具有重大影響的安特生的專論〈中國史前文化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就發表在1943年第15卷上。

高本漢無疑是對《館刊》作出了最傑出貢獻的漢學家。早在1929年創刊號第1卷上他就發表了〈中國古書真偽之考辨〉（“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一文，其時他還未在博物館工作。1939年擔

任《館刊》主編以後，他就成爲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幾乎每一卷上都有他的文章。高本漢許多重要的學術論著都是在該刊物上發表的，例如他的〈詩經研究〉（“*Shi King Researches*”）、〈書經注釋〉（“*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分別刊於《館刊》第4、20、21卷；〈漢語文法便覽〉（“*Excursions in Chinese Grammar*”）和〈中國聲韻學大綱〉（“*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刊於《館刊》第23、26卷；〈左傳注釋〉（“*Glosses on the Tso Chuan*”）和〈禮記注釋〉（“*Glosses on the Li Ki*”）分別刊於《館刊》第41、43卷。另外，高本漢的一系列有關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的專著和論文，也都刊登在《館刊》上。其中包括〈中國古鏡銘文〉（“*Early Chinese Mirror Inscriptions*”，1934）、〈中國青銅器年代的研究〉（“*The Dating of Chinese Bronzes*”，1937）以及〈中國古鏡〉（“*Early Chinese Mirrors*”，1968）等在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的專論。高本漢1959年退休以後，仍筆耕不輟，繼續爲每卷《館刊》撰文。直至1975年《館刊》第47卷爲止。

目前，《館刊》的主編工作由漢學家馬丁（Martin Svensson Ekström）先生擔任。馬丁於1996年獲得博士學位，現爲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他在《詩經》研究方面有所建樹。近年來，《館刊》還陸續發表了不少歐洲新一代最引人注目的漢學家們的文章，這也使得該刊的學術影響範圍更爲廣泛。

### 三、東亞圖書館

瑞典東亞圖書館（Östasiatiska Biblioteket）與遠東文物博物館比鄰，也坐落在瑞典市中心的「船島」上。圖書館在行政管理上隸屬於遠東文物博物館。

東亞圖書館堪稱爲北歐最大的漢學圖書館，其漢學藏書在歐洲也享有很大聲譽。1985年，瑞典皇家圖書館、遠東文物博物館資料館和斯德哥爾摩大學圖書館所

收藏的中文書刊被合併到一處，從而形成了一個新的圖書館，即現在的「東亞圖書館」。圖書館的服務對象主要是瑞典幾所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和漢學研究者。

該圖書館的藏書以人文科學爲主，也有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館內中文藏書有十多萬冊，其中包括許多珍貴的中國古籍、善本圖書，以及各種大型工具書。例如《文淵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另外還有大量的中文期刊雜誌。除此之外，圖書館內還藏有一些油印內部中文材料，例如包括紅衛兵傳單在內的大陸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資料等。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曾提供資料和資金，使圖書館的藏書規模有了相當程度的擴大。圖書館還曾得到了臺灣蔣經國基金會的大力資助。

東亞圖書館不僅是瑞典漢學研究者借閱中文圖書，查找研究資料的場所，同時也是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定期舉辦研討會的地點。此外，圖書館還不定期地針對社會公眾舉辦一些介紹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小型報告會。

每年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新生入學後，首先都要參觀東亞圖書館。圖書館工作人員會爲他們介紹館內的中文圖書資料情況。在中文系老師和圖書管理員的指導下，學生們必須學習中文工具書的使用方法以及熟悉該館中文圖書的檢索程式和方法，以便他們能有效地利用圖書館的資料從事各種研究。

漢學家高本漢和馬悅然教授都爲這個圖書館的建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圖書館內收藏著高本漢本人的大量書籍。馬悅然教授早年在中國搜集的一些文學作品手抄本等珍貴資料，也收藏在圖書館內。此外，許多訪問過瑞典的中國大陸和臺灣學者、作家們也都慷慨地將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著作獻給圖書館。

如今，東亞圖書館作爲瑞典漢學研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成爲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者們造訪瑞典時的必到之處。該館正在爲漢學的廣泛傳播和漢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